

算

谷

文

鈔

寶谷文鈔卷七

海昌查揆梅史著

鷺君石記

夫逸鵠閑鷗之侶青苔白石之緣隔坐說雲分曹剡蘚踰翅  
枝而側帽射菟首以傾瓠蓋莫不襟情赴壑綺矚祲崖拾片  
羽以自矜掇孤峰而寄賞倘能對語指流水以尋盟若解點  
頭刻青瑤而贈字此鷺君石之所由名焉餘姚楊君蘭漁結  
屋西泠竝詩北郭開仲蔚之三徑拓辟疆之小園瓦花欲霜  
垣衣始碧曲檻之外水不容刀修廊以西筍皆成竹客位之  
勝不拒俊游怪石之供乃成靈鵬則有雪竇嵌空玉華窈窕  
片雲割處一足拳來修翎寒雨之中莎將蝕骨塌羽圓萍之

上池不驚儵然舉何時想巢痕於今昔海枯有日憶爪印之年華是則顧我瓊瓏爲唱還雲之曲傾其皓素將彈神雪之詞者矣嘉慶甲子之秋軟腳局開遨頭燕啟九能雋士七客齊寮綜靈鵲於夷堅詢金雞於述異得其彷彿喻彼神形狀厥穉穉肖其翔泊雖奇章所記到溉所名無以易也於是曼生琴塢松泉寫圖頻伽製銘餘客爲詩歌揆爲之記侍史素雲侑觴政凡與斯集例得附書玉靴翠袖郭芍約之風流青草白蓮雍鷺鷥之名字皺透瘦極一鷺之題畫書詩擅三長之妙爰命弱毫以記歲月

西湖岳忠武廟合祀流芳翊忠二祠栗主記

慨夫且免云亡已絕腹心之禮高鳥旣盡猶存羽翼之恩是以宮涅失刑左孺之諫九復司隸成獄鄭昌之書一通烈思電流義心焱發沈寃哭七廟之靈雪涕罷五都之市然則立睢陽之廟竝祔霽雲懷成季之勛同祀韓厥先河後海於義爲昭杭州岳忠武廟在西湖棲霞嶺之麓廟西偏舊有流芳祠一祀齊安郡王趙公士懷斬王韓公世忠中丞何公鑄大理卿周公三畏薛公仁輔大理寺丞李公若璞何公彥猷布衣范公澄之太學生程公宏圖尙書僕射史公浩凡十人又翊忠祠一祀殿前司校施公全布衣劉公允升義士隗公順凡三人屠景寔遠靈宇就蘋梁靡偃虹堂不越雉於是前臨

海令金匱華君瑞漬過而懷焉諮於同志式是崇規丹雘飾  
雲欒櫨偃蓋睠盼紀勲之觀扶掖祚德之祠奉二祠之栗主  
以合祀之禮也每嘆周室再造不聞方召之誅靈武中興未  
恪李郭之賞獨至光堯乃乖前軌鶯花社稷牛角山河議和  
之使方歸立愼之心安託斯時也若盧獄敢鍾室謀成蓋莫  
不挽參政之鬢拭相公之帶乃有蘭臺執法玉牒抗疏彭越  
旣醢藥布慟哭文種已死范蠡變名或詭迹於黃冠或上書  
於太學甘心章鉞畢志褐衣甚至豫讓橋下思飲智伯之頭  
張義襲中竟歸臬卿之髮嗚呼烈矣忠武廟中舊藏繼忠侯  
畫像宋高宗墨敕及王孫鄴侯所製銅爵並奉諸祠金陀編  
在尙傳家祭之祠肉簡脾空已懾姦雄之氣崔帥留靴魏公

遺笏亦其例也祠經始于嘉慶七年越二年甲子夏六月落成是爲記

寓鶴館記

自吏治修明訓辭深厚上勗下勉廉來讓往琴張韓詩觚破  
漢法毛摯之慨不作鹿鳴之聲相聞戶有蓋藏吏得休息於  
是醉飽糲俸謠詠太平亦其宜也范史之言曰一夫得情于  
室鳴絃況茲守令局束自苦無驩娛乎吳縣爲江南劇邑最  
北平孫君仲良以州牧來莅茲土大府上薦禰之章優詔  
徇借寇之請重其任也難其人也爲政期年獄訟衰止美浮  
於頌樂償其勞庭榭聿新觴詠間作其東偏曰寓鶴館者結  
構有由舊之規稱名無從朔之嫌美輪之望高纔及雉鳴胞  
所至遠僅容鵠蘿風戛徑牽小史之衣榭月入牖代判尾之  
燭靈辰蕭節以永其懷介鳥神禽以鳴其豫拂牀掃地褚公

頻來捉麈傾襟劉尹亦至雲霄妙契而鴻鵠知歸湖海無猜  
則鵷鸞下食良謂蟬蟋告儉不廢晏娛風雨如晦慨在賓友  
何遠供帳非無斗酒隻鵝平津舊館未作馬坊車廐所至修  
屋春秋歎叔孫之賢一宿掃地流品姬林宗之美夫風節峻  
竦者不以同流爲好才氣揮霍者不以矯名爲高但審劉元  
傳聖之異同何論張竦陳遵之優劣不然或張蓋行園頃刻  
而池臺大起或騎驢到郡旬日而屏鄣皆空所失畧均無得  
稱焉孫君才識殆絕詭隨無取遠慙延陵季子新屋日毀之  
議近免汝南周洽居處不理之訥昔者鳴梟不至道路頌其  
惠人神爵尤多朝廷知其長者韋弦之契責望如斯鶴之璫  
種又何足云君旣臚此言授管爲文以記歲月



寧國府廳事絜矩堂記

嘉慶十九年廬陵歐陽太守以戶部員外出知寧國府越三年政以禮成民用大和乃因屬吏之請重建郡聽事之堂而仍其舊顏曰絜矩旣成權宣城縣知縣海寧查揆爲之記曰善夫昔之稱斯室也今之太守視古諸侯不可謂不尊矣屬縣交錯地方千里不可謂不廣矣天子以一郡幾千里之地刑賞勸懲聽之太守一人太守與其屬共治其郡凡其屬之所治皆太守所聽治于斯堂者也聖人論仁智之實曰知人愛人使太守有慈惠豈弟之政而無由下究郡之民有長長親上之意而無以自達非其甚不愛民也苟於其吏之賢不肖稍一不審卽大拂乎民之所好惡以爲太守不知人愛人

實甚也愛人者何與民同好惡而已矣今夫郡邑之地剛柔燥濕異其宜強弱秀頑澆漓醇樸殊其俗官其地者寬嚴張弛仁柔武健別其用爲治或不同顧於民之所好惡無不同也田間陌上老稚婦監坐而歎息道邑吏才不才其議論之嚴雖律令不能禁雖士大夫不能奪至於感激流涕戴其私恩者則又逾於家人骨肉是故吏不擾民則民氣靜而訟牘簡吏不困民則民氣舒而倉廩實靜且舒矣復有呼號煩呶於府者乎故太守之治亦治其吏而已矣今之令長諸途竝用其上者能修綱紀厚風俗其爲治卽不能計百年亦可以數十年或十年行之而不敝其中下則任其智數才力角勝于其民或狡黠弄刀筆營私利自便然必隱伺太守之所爲

而陰以術抵其隙而後乃徑行其所無忌唯太守知其如此而矯吏之貪以廉矯吏之惰以勤矯吏之因緣犯科以明允篤成其亦可矣第五倫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太守之教其民不如教其吏之近也民之受教于太守不如受教於其吏之親也太守以身爲矩教其屬縣之吏而吏治屬縣之吏以身爲矩教其郡之民而郡之民無不治昔之以絜矩稱斯堂也意在斯乎曾子問一貫忠恕之旨於聖人大學絜矩爲平天下言而與民同好惡則自天子以至於諸侯大夫一以推之者也夫上思利民忠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恕所推愛人是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忠之所屬知人是也能知人能愛人而不與民

同好惡者未之有也寧國府山峙水濶俗茂而多文士大夫  
居其鄉儒言儒行以經術爲本務蓋已久矣明嘉靖間羅太  
守汝芳集諸生書院講明姚江良知之學數百年來猶有能  
言之者抑可見前賢爲治崇尚儒術非俗吏所及已某旣慶  
斯堂之成略就絜矩之說疏通其意以爲太守之職以愛人  
爲體以知人爲用冀有所發明以無負昔之稱斯堂與今太  
守勲勲求治之意則幾矣堂凡三楹體壯而勢崇材美而物  
備肅政體定民志焉堂之旁爲賓館各三楹待屬吏之謁而  
息焉堂堦東西翼然者胥吏之所舍楹各十有六規制一新  
矣堂之後爲正心樓堂之南爲儀門大門視其舊加葺焉繚  
以垣凡若干丈是役也謹始而讞後同力而節財可謂勞矣

先與于議者宣城縣知縣查揆南陵縣知縣陳某寧國縣知縣蘇某涇縣知縣清某旌德縣知縣沈某太平縣知縣周某而寧國府經歷劉某實贊成之董其成則宣州衛守備郭某宣城縣學訓導楊某也生監詹某童某凡鳩工庀材悉以資之凡捐廉銀若干經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是爲記

余忠宣公祠大觀亭記

大觀亭在元余忠宣公墓祠之西偏亭繫於祠祠距城之西二里其因祠而有是亭也實明郡守陸公鉅始之再建於國朝康熙初中丞徐公國相嗣是屢葺屢圯卒以不廢者以忠宣墓祠所在也乾隆之季年太傅朱文正公撫皖與僚吏新之又三十年所矣墓祠樵蘇之禁猶如律令無敢犯者而亭日侈墮阜高而勢曠垣庫而氣峻故其堅易撼也上雨旁風飄棟齧櫨禽驚颺竄阼焉將壓今年春大中丞李公來拜祠下顧其屬吏陶雲曰有司事也毋佗屬而方伯廉訪及郡太守咸以爲言斯固雲所甚願而未敢請也遂以告其邑人士皆曰居斯土者之事豈惟有司尋聲爭赴唯諾交應衢巷欣

欣計日而集蓋漣輪其養廉所入十之一而視與商又視其所輸之一而什之凡得白金千一百兩有奇先其祠墓繕復唯謹而後并營於斯亭焉剔朽蠹斥枯腐庀良桼甄新埴丹甍飛翬益復其朔繚垣步欄旁矚遠暎又加飾焉役之終始二月而竣邑人士之敬事而敏功不已多與亭俛大江百步背負羣岫含漪孕霞朝夕百變左倚山城雉堞可數人烟墟市萬瓦鱗次其南則彭蠡所潴鄮康成蘇子瞻所謂三江也其北則潯霍天柱漢孝武所謂南嶽也光景明晦眺聽空闊大觀所由稱矣況沈毅英傑之尤足動其咨歎耶漣嘗讀公青陽集矣其疏論伉直恒觸忌諱然凡所建白匡時澹炎疏滯滌濫用其言可以不傲使幸際盛平敷厯中外其必有以

填撫又安抒其所學今人人知公武節偉略驚世越俗與唐  
之張巡許遠埒而不知其學之優於爲政蓋雖巡遠或不能  
及也已且安慶行省介江淮間輪蹄舟楫縱橫南北水與陸  
兼官學博聞之士日夕而至欲有以省其民俗之阜治理之  
成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亦豈一旦暮所及哉唯於古賢  
豪魁壘遺迹之所在而覘其大夫士之有心與否雖一亭一  
榭已足信其人之有無與政事之得失濔固知大府亟亟於  
是非徒在登臨游觀而尤能見其大焉者也於其落成紳商  
耆老請識其年月遂爲之記道光元年秋七月某日也鳳嶺  
同知署安慶府懷寧縣事吳縣陶濔



記上元韓君妻死事

上元諸生韓炎飲酒爲詩歌嗜交游慷慨施予散其財因以死其婦吾友陸祁生劉介純各爲銘傳以哀之婦人女子於死生之際每輕於引決概以禮經繩之無過不及者幾人哉且其孤行己意未嘗求白於其姑與夫也是則可悲也婦葉氏年十六歸韓四十七歲死韓君旣傾其家婦以鍼繭事其姑時時佐其夫供賓饌無慙色久之勞疾作韓益貧以婦賢孝母子日夕禱冀有瘥而婦以羸瘠厭苦愁憊欲自絕謂韓曰終年病老姑終年憂欲已姑憂不卽愈卽死然愈必不可得又不卽死姑年高能勝憂耶韓慰譬之竟乘間自經死韓感其意賓坐酒酣述其事淚浪浪下友人爲作詩文辭輒肅

衣冠再拜曰使吾婦不死猶吾不死也聞者皆索息云

查揆曰往於羊角哀左伯桃事疑其過古人感激風世往往偏宕失實世豈真有羊左耶韓君以交游斥其財產貧困數十年安所得羊左其人者而其婦之死又羊左之所不及則吾向之以爲疑者亦過也雖然無韓君之婦豈可以輕事交游乎哉

簞谷記

嘉慶二十有三年揆旣哭吳縣君旋以朱太孺人喪去宣城任其明年年五十矣感遽瑗知非之言自號曰邁翁悲不得復事吾親又以歎老之將至焉禮五十強仕又父母在恒言不稱老然則揆之老愈可悲已揆家龍尾山之陽山不高而多竹青琅萬个干霄切雲二十里外輕舫柔舫溯洞谿曲輒與筠翠相低昂家悔餘先生先揆百二十年生與揆同庚寅晚年擬於其東麓作初白庵不果成往揆與吳查客丈訪徐忠懿墓立碑山麓欲築室三楹以成先生之志并以奉忠懿之栗主又不果成今揆亦將老矣二十年以往相與歌嘯上下於修簞叢藹之間者一二酒徒零落都盡揆又安得不

老邪日月易邁顚顚鞅掌不得少休息侂日思有以遂吾初也又自號簣谷居士云

臨洛關八蜡神並劉猛將軍廟記

道光五年秋七月邑有蝗孽蜚聚于西北鄉予旣朝夕禱于神矣迺與其鄉之父老子弟約具畚鍤量升斗捐金以償其力設厰于臨洛關凡撲捕得二十餘萬觔殲焉明年春搜掘蝻子亦如之得三千餘觔麥禾不害舉以爲令長頌予曰是士民之勞士民曰非神之力不及此于是謀所以禽神者七年夏捐養廉銀爲倡鳩土庀材度地于臨洛關之西街興敎禪寺之右爲八蜡神及劉猛將軍廟廟奉神者三楹其左右爲翼室各三楹重門繚垣甌甌聖飾旣備且櫟經始于某月落成于某月日刑牲醴酒以妥以報與士民耆老再拜廟下成禮而退按古者八蜡之祭慶田功息老物歲終一舉今之

祀則祈與報兼尤以昆蟲爲最劉猛將軍非蜡神而蝗其所  
司與蜡之昆蟲同合而祀之亦宜也將軍自雍正二年始入  
祀典從直隸總督李公維鈞之請也其神或以爲宋劉武穆  
公錡或以爲劉文清公宰文或以謂元指揮劉公承忠皆出  
于說部邑乘無足徵信而其捍菑御患有功于民皎然者宜  
民之神之況其所親被靈貺禱輒應者乎廟旣成予亦將量  
移去慮民之曰操豚蹄尸祝于神徒恃神力日久翫愒不  
知自衛其田予所以惓惓將去而不能已于言也邑之俗以  
蝗爲天所謫罰風雨不時蠕蠕動卽相顧愕眙不敢加踐履  
冀其去而之他以倖免爲慶里長匿不以聞且謂苦吏役擾  
甚于蝗夫吏役之擾歐陽文忠公捕蝗詩已言之矣以蝗爲

天而猶恃神以爲援神又安能與天拒今神能授人以禦蝗則蝗之災與否固在人不在天甚明也唐開元初山東旱蝗民祭而拜坐視食其苗盡不敢捕姚崇奏請出御史爲捕蝗使汴州刺史倪若水以天災不應命崇移書讓之若水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害訖息予所捕蝗計不減若水而幸不託諸天災勞吾民使竊竊然疑繼乃忻忻然相告慰者其事固在目前願民以不忘其令之意不忘乎此人力盡而神庥自致雖屢豐年可也若夫毋節勞毋惜財毋縱吏役免于歐陽文忠公所云是在後之君子矣

紫山書院記

紫山非永年屬屬永年者爲聰明山亦紫山之別峯書院因以名焉舊在郡城東隅久廢明正德十三年知府張羽改建于縣治之東爲漳川書院崇禎九年知縣張毓泰改爲皇華館而書院又廢國朝康熙十一年知縣朱世緯修復之乾隆二十一年知縣扎廣棣始更今名歲久繕葺不以時則又廢垣屋無存其存者講堂三楹古者郡縣之吏不徒嫻習名法尤以崇學儲才上副搜揚顧蒞此者有久暫其暫者不暇以爲久于此可爲矣又慮力有未能及而爲之懼無以備其物而要其終于是荒蕪不治蓋十而九矣極吾力以謀之或力所未逮則以俟後之賢而辱于此者不猶愈于不爲乎此



予之志也道光五年春予之官已不可爲暫旣和于民思所以新之節財用省徭役力餘于民俸積于官乃出其公私所贏七百餘金加修葺焉講堂門垣各循其舊東西各五楹爲肄業所講堂西屋二楹大門右亦如之庖湢咸具規模畧備聞絃誦之聲矣惟膏火闕然所謂爲之而未逮者也今年夏量移將去乃與諸生徒別而告之曰知紫山之名之美乎國初申先生涵光忠孝之裔學道有文與孫蘇門徵君切劘爲師友所撰詩古文爲聽山集山之係重如此考舊志書院從有聰明閣亦因紫山類及之願生徒服膺先賢務爲有本之學讀有用之書敦行博文蒸蒸嚮學以不負書院之所由名固予所甚望而諸生徒不難勉而至者也又院中有字爐予

捐錢一百五十千文交典商生息按月權子母以一分計命  
戶庫以時收買字紙此亦敬學之一端恐其久而弛也附書  
于後以備遺忘

成安縣修建縣宇記

今州縣之吏皆其暫焉者也不安於其地卽去安矣而遷調有常期亦卽去久而不去者蓋鮮且夫修舉廢墜不可以月日計事甫集而輒去勢固不潰於成而或因是以爲累且民情莫不願暇逸也旣畏其爲之甚難而恒幸其勢之不能久則姑爲唯諾遲疑以應之使徘徊於去就之際而後已長民者每鑒於此亦遂託於省事宜民不敢奮然於爲雖賢者莫能免也若吾友趙侯之治成安固異是矣侯才足以勝德智足以成能縝密持已闊略處衆一年而民畏之又一年而民服三年而民信信勿疑矣務爲休息而庶事不廢頌之者無有靈頑僉曰父母侯亦欲得行其志不以久暫繫其懷難易

輟其事間亦一去其任比其歸無改轍田疇闢矣倉廩實矣  
疾苦旣除獄訟衰息民用大和唯其所使先是宦此者多羈  
旅其官郵舍其地城郭宮室若將旦夕去之流連灑掃謚爲  
至愚由是壞垣毀廐及平堂皇獄訟聽於蔓草棲遲慨乎風  
雨自康熙七年陳侯正己王侯楷先後葺治後無繼者侯乃  
奮然以百六十年之廢墜爲已任自大門譙樓儀門吏役之  
舍羈禁之獄以及祀祠堂庫賓客之所簿書會計之舍東廚  
西厠計百數十間其爲楹以數百計椽以萬計甃甌以十數  
萬計汚壤斤鑿之工以數十萬計民之奔走輦運車驢畚鍤  
之役於工者無算侯一身親之吏役給使令而已帑無虛匱  
役無泛應庀材程功察高卑別陰陽審新舊更衰正蓋重建

者十之七增修改移者十之三經始於道光某年越五年而竣工鉅費繁均徭節用民不知疲且以餘力捐建文昌祠八蜡祠劉猛將軍廟先後告成民不擾焉旣落成侯自爲文述興作始末甚詳而乞余記之侯言於予曰此役也幸未計及於吾之留此幾何年也使以一二年去或四三年去役未竟而重勞吾民由今思之幸竟其事矣不愈見爲之難耶余唯唯侯又曰往者官之役民不如是之多而日月以計無已時今并役於五年之勞而可以休息者不數十年足也可以告無罪已乎噫嘻此父母用心爲其子若孫深長計不過爾也顧今之子孫或不能體其親之意而侯之士與民則胥知侯爲之計深長奔走偕來勞而不怨何以能使之無疑於侯乎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未信則以爲厲已有侯之用心可以行侯之政顧非可以一  
朝夕致也誠不可以無記以復於侯而告今之長民者

成安縣改建常平義倉記

州縣之有常平義倉同也監守出納以時葺治無不同不善守之名同而異其實者有矣是視乎其人也苟有其實雖變通焉可也無其實雖守成法久且隳焉況不能守耶成安縣常平倉義倉在城西北隅庫下窪濕道光六年夏五月雨淫溢溢野水注城壞廩摧垣水深尋丈積貯萬餘石漂沒僅有存者其邑侯趙君庭椿以循廉稱有年矣恃其信乎民而因以獲乎上夙夜殫劬求復其所於常平倉則請借帑銀二千兩又勸輸士民以復義倉皆循舊例也故址旣濬且鑒于前之被患乃移入蜡廟於他所而改建於其地爽塏宏敞土木堅鞫工毋苟焉凡常平倉廩七十一間義倉廩十七間增建

十九間爲三十六間閱一年而竣其漂沒餘穀去朽易新補所不足積貯如數無有所絀君固勞且瘁矣災不爲害民不知病所謂善守而有其實者顧不在人耶予嘗求古人於常平義倉用意立法之美常平自漢孝宣義倉自隋開皇厯唐宋以迄於今常平主和糴減糴領于有司宜矣義倉則民之自爲儲峙委積以待凶荒者也有司領之誠不能無胥吏侵耗假借之弊然苟得古人爲民之深而察乎其俗因乎其時審乎其地固未嘗不可以變通亦斯至於無失立法之本而已此固在人者也先是直隸總督方宮保作義倉圖州縣各於其鄉置倉捐貯以備賑卹數十年因之寢久稍廢今制府那公方伯屠公督勸修復咸仍舊貫而君以其倉厰之在鄉



者胥歸于城非欲自異乎抑眎其俗與地而亦有說乎大名  
廣平郡縣與河南山東壤交錯壤竊所時有而子弟年少者  
因貧爲慄悍竊爲束爲難歲稍禋所爲輒不可知捐積者分  
置於各里社爲升斗斛少而或橫取而暴散之不可謂私憂  
過計矣且官保所爲義倉圖計里爲方方各著其村市與設  
倉之所凡徑路之縱橫城邑之近遠山川水澤險阻之形勢  
四至八到交錯之方隅分之則一州縣合之則一省之全無  
不了然於咫尺嘗與趙君言官保深遠之意不第在義倉而  
已君時以爲知言今夫牧令之事憲府則亦有道矣政善不  
從其法而從其意可也若徒從其法淺假將并其法而失之  
矣予所治肥鄉去三十里亦爲總義倉於其城而別繪一圖

以上憲府蓋與君所見同謂無悖於官保之所爲圖者非可  
以例他郡邑也爰揭於篇以明變通之故而知其用心萬一有  
有當云爾

宣化府義冢記

沈西雍太守以經學爲政凡所修舉必蘄合於古有非尋常吏師能通其意者道光十年春權宣化府事甫三月州縣胥樂其爲治郡之廢墜汲汲求復其舊惜其暫而未得大見所欲爲也府城東郭外故有義冢歲久不可攷太守憫焉乃捐俸錢別買地於城東七里臺爲畝十而屬教諭余班董其役地旣開廣席藁舂鍤灰釘之屬無不具盡其地計薶瘞者無算可久而不廢矣乃述其事於其鄉人查揆俾文之以記年月揆按歛之政見於史傳者夥矣然或以舉繫瘦斃或以鰥寡無告或以荒凶兵革道殣戰死皆一時一事非有定制至宋始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瘞後乃有漏澤園則郡縣

皆行之矣今太守亦猶乎世俗吏所爲乎抑蘄合乎古之所爲乎月令孟春掩骼埋胔許鄭皆以爲兼鳥獸之骨人固至重矣而必煦煦及於禽獸竊以爲仁政之大未必然是非湛深於經而精求其用意不能通也古之儒者通天地明陰陽以爲政事之本洎流弊所極競言災祥圖識於是經學衰而治術亦疏矣按月令明堂言陰陽者鄭氏於掩骼埋胔謂也死氣逆生氣呂氏覽高誘謂順木德而尙仁恩此則經之所爲仁政已異乎史又何疑於許鄭耶先儒董仲舒劉向父子等其論政必辨五行陰陽由此以通天人之奧得治化之原使死氣鬱蒸以逆方生之氣則水旱凶札癘疫之爲害皆由是以起然則掩埋之所係者爲甚大太守所爲蘄合於古者

乎易泰爲正月卦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夫天地之道陰陽之道也天地之宜陰陽之宜也天子財成輔相於上三公宰相寅亮燮理於下士大夫以學問政事贊毗於一時一事使寒暑不忒四時和平胥是道也其事則備著於月令如掩麋其一耳而孔穎達援大司徒及職方貢物之宜已未合乎扶陽抑陰之本旨至僞子夏傳乃以結網罟作耒耜當之以是爲財成輔相可乎宣化府爲苦寒地山谷幽阻水澤汙冽其嚴凝亭毒足以抗陽和召陰胄況暴露者又從而醞釀之是固太守宜加意者矣徒曰慈愛惻隱而已則凡爲吏者優爲之也太守窮經而善於其政故揭太守之意而記之如此時道光某年月日也

簞谷文鈔卷八

海昌查揆梅史著

書豐溪漁叟詩後

揆嘗讀宋吳淑所爲江淮異人錄而疑之當唐僖昭間綱紐頽圯偏霸倣擾日以干戈禍亂相尋士不幸生其時此離慨嘆生死不可蓋必有蘧屈蟄伏埋骨窮不求人知而人亦無由知之者有心人搜討巖穴件繫言行發韜潛於百十年之後夫視其人之所爲類皆舉世所不爲雖謂之異人可也彼淑之所錄二十餘人者道流術士女俠妖巫持其恟恠無朕以欺世而眩衆此呂用之諸葛殷輩所以殺高駢者而吳任臣十國春秋耿先生等傳襲之豈所謂史識耶於是知立言

之難而獨行之不得表暴於後者恒多也揆來宣州凡三年  
其地爲五代楊徐所舊有梵宮幽隧餘磚零碣或尙可以資  
探討補墜失溷于吏事卒不暇以爲嘉慶戊寅以憂去官郡  
博張君示以豐溪漁叟詩一冊并乞爲之辭家傳及詩四十  
餘篇其籍大梁隱居旌德之豐溪年壽九十以朱全忠在卞  
不歸鄉里亦不仕方鎮故本末皎然宜非魏叔子所謂子孫  
造作爲欺謾者比方楊吳氏據有江淮陶雅田頔在宣歙稱  
好士而田之賓客爲尤盛如杜荀鶴殷文圭沈顏楊夔皆出  
入幕府掌牋記與游譙文采輝映與羅隱謝鶚之在吳越等  
叟獨翔寥廓遠尉羅不歸不仕視人世之犧牛文繡曾不一  
屑意焉者蓋全忠國賊而淮南雖受朝命奉正朔又能以其

兵力與朱梁相仇抗然跋扈草竊之雄固知其不足恃讀其詩唯懷嚴先生而自許則陶靖節可以知叟之爲叟已其表墓曰詩人自晦其名行之詞也曰漁叟并自晦其姓氏之辭也張伯子謂真山民爲宋之陶元亮其人已遠在叟後謝臯羽補唐詩人之無傳者三十餘篇臯羽遺氏搜求隱逸意當不專在詩人者惜叟之詩之晚出也



岳武穆送張魏公北伐詩碑書後

辛酉之秋中丞阮公論金陀之已事問樓霞之墓田乃諏日  
庀材修西湖岳武穆王祠於是臨海令華丈秋槎實董其役  
已而索石鼓於春舍獲蘭亭於水湄鐵畫銀鉤認魯公之遺  
墨紫苔碧蘚摩索靖之殘碑而王送張紫巖北伐之詩在焉  
蕭何推轂裴度視師文翁負弩以前驅渾瑊奉巾而旁侍變  
徵變羽烽煙徹河朔之閒如火如荼旌旆蔽江淮而下遁開  
五鼠揮戈已於中央符驗六韜闔風雲於九地不可謂非中  
興之良弼焉王乃酒擾留犁詩諧競病有穿雲裂石之聲露  
透爪握拳之氣蓋其袍邊繡字背上遡銘諗琉璃之堪憂磨  
堯韃而欲語記金人在門之識憤玉斧畫淮之非者非一日

矣時則黃羅裊局旣擲子於九宮白柰簪髮祇銜哀於五國  
索二十八州而妖夢已符讀六十四卦而帝羓安在猶欲枕  
戈達旦拜表請行迎二聖於沙漠復兩京之版籍此固浚之  
忠肝也抑亦王之素志也雖然社稷所倚以恢復者唯武穆  
東南所賴以進取者唯荆襄使浚於福州被召之頃爲瓚侯  
薦賢之計拔韓信於連敖屬劉琨於幽冀控引千里休養十  
年進可以圖中原退可以保江介西可以聯秦隴之險東可  
以爲吳越之藩而浚則處禁鑾之間參帷幄之議良相在朝  
斯大將立功之日也敵人有覺卽國家再造之機也況復銅  
臉鐵臉游奕何多蕃人漢人響應不少王夜叉早已蜚聲鐵  
浮屠因而喪膽築諸將之功洗列宗之恥詎非快事夫豈譾

言惜乎奇計無聞少算不勝嘆陛下之太癡陋相公之睡語  
迨其後木鬚已剗檜腳偏長御校場空表勳酒熟清涼居士  
泣驢背之山河冲正先生話窗東之風雨四口空中之姓社  
鬼方豪三人束禾之占秦頭太重誘雕兒於帳下殞銀瓶於  
井中浚於此時不能自鍾室之冤雪鴟夷之怒遂使牡雞煽  
禍功狗遭烹王負浚乎浚負王乎今則聽臯亭之樵唱山色  
轉青沂畱下之煙波天水已碧讀冬青之記悼白浮之歌古冢  
秋風寄慨乎分屍之樹桑田滄海以是爲墮淚之碑而已矣

書程澂江侍御登岱百韻詩後

右程澂江先生典試入闕時次朱文正公登岱百韻詩也夫  
神嶽排霄非卿月無以寫其狀猛簾出地斯洛水有以應其  
聲然而齊魯行吟特杜陵之筮弄軒轅賡唱疑昌黎之寓言  
故夫體製爲難競爽非易若乃三條竝軌二使占星披雲而  
上出漢武之封中攀蘿以悲詠孔明之梁父大河之影視不  
下帶樽桑之枝低欲鉤衣雲臥象緯之上則填星如瓜井瞰  
乘遠之廬則廐馬似練於是謠詠上下若契幽裔神人來往  
疑答靈秘霧豹蔚其有文天雞翔乎發唱冕旒秀發碧霞開  
帝釋之宮盼蛩細縕白雀闕天孫之祀七十二代問鄙黍之  
馨香二百餘盤聽秦松之風雨俊思森舉毫素驚騰彼固雕

龍此眞倚馬環齊九點煙橫封禪之臺戴斗六筐星動文昌  
之府轍杜陵韓勿可及也是詩之作在乾隆己亥閱今三十  
年所文正之墓已有宿草芝童無恙木序誰鈔故紙摩挲都  
成陳跡緇塵未浣尙染舊痕然則先生之於此冊抑尤有延  
陵挂劍之思叔子沈碑之慨夫

書龍江艤櫂圖後

國家搜采賢能委寄郡國一星入境百城嚮風良由德潤左  
輒光耀右驂藩條之奉匪伊自今廉問所至不遺在遠況其  
韋平家世跡邁前蹤召杜謳歌美徵往牘豈復低徊叱馭衆  
息跼鳶雨隨車至瘴癘之氣多開隼逐旟來鷗臬之羣自徙  
峴帷百粵雲霞契其壯懷建麾萬里川原恣其遐矚此接山  
太守龍江艤櫂圖之所爲作也時則解巾到郡擊汰臨江湍  
勢委蛇波路壯闊清發爭旦於寒暄游儵弄晴於素瀨小墟  
夷落多非時之花孤戍神叢吹前古之雪篙藉響於峯迴颿  
爭影於鷗鷺篠簜騰笑攀狝路以來迎餽牽懷慙望鷁首而  
自卻裝輕似葉鬱林之石都無人望如山滇陽之泉何媿昔

文穆遠宦桂海之志以成子厚能文龍城之錄斯著莫不綜  
覈山川藻績述作顧丹青無聞綈緇闕如斯圖之作乃補未  
備比之道州之畫元結蜀士之寫譙周豈但美宦跡紀游蹤  
而已

書梁接山太守羅浮紀遊集玉谿生詩後

右梁接山太守羅浮紀遊集玉谿生詩也太守始以孝廉謁  
選得博羅令監興到縣折彭澤之腰挂笏看山枕蓬萊之股  
保障流裔以副十篇歌詠川嶽而備九能蓋攷圖覩土劭農  
問俗縣令事也博羅治在羅浮之陰朱明曜眞靈圉屯其窟  
宅赤燁赫怒怪牒炳以丹青奇花萬樹撐如火繖么鳳五色  
大於車輪遺館松筠如聞笙竽響答空壇風雨疑有神人往  
來爾乃判尾餘閒遨頭漫與發逸唱於遙岑迂鳴騶於曲澗  
政馴啞虎句探睡驪豈懷獺祭之嫌雅極鳬飛之致咀宮囀  
商經奇緯麗石華廣褒豈趙后之唾餘絳雪河車非軒皇之  
藥剗迥然高吟偉矣此製昔魏塘錢明府煥宰東莞日著羅



浮外史山經地紀撫拾爲詳顧其治距羅浮稍偏詎有縮地  
之方兼涉爭塋之誚以視此製作迥不同見聞亦判吾知祝  
融靈岳之閒有抗手而笑者曰仙吏乎自是君身有仙骨也  
海昌查揆

書開平王孫種菜圖冊後

往予官懷遠縣開平王故鄉也其族孫元韜以才武稱會河  
決睢口滑縣盜起鳳潁距豫近郡縣議練鄉兵爲守備元韜  
請以其鄉勇力三百人從予壯其言許之韜長髯魁梧善騎  
射談忠義事勃勃欲起舞予旣受代去遂從予遊嘗以開平  
王遺像請予爲贊又屬其鄉鄭森寫王孫蒼谷種菜圖冊以  
乞予言予在縣日曾一宿王祠并得閱其家譜與明史相考  
證故韜又冀有以益之也按譜王字燕衡與史作伯仁異王  
三子昇茂森宋文憲神道碑同史失森名蓋闕也昇坐舅氏  
藍玉黨其子繼祖安置雲南繼祖子寧寧子復宏治初授南  
錦衣衛指揮使復孫元振嘉靖閒封懷遠侯蒼谷名延齡元

振之曾孫也史言延齡國亡後灌園蕭然布衣終老譜言崇正閒簡校勛臣子弟射侯七矢七中賞賚有加賜第金臺坊卽太監王裕民入官宅十七年奉使冊魯藩未復命國變福王立表請出師又劾馬阮誤國俱不報遂與夫人魏國公女徐氏偕隱金陵湖墅種菜自給南都降薙染爲僧康熙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圓寂於山寺蓋譜詳而史略焉按史崇正十五年司禮太監王裕民有罪伏誅其宅或卽以賜侯亦事所有乎諸王世表崇正十五年兗州破魯王以派自經死弟以海十七年襲封禮志凡諸王襲封當於歲終遣官冊立嘉靖中改孟夏著爲令魯王以派旣於十五年死則以海襲封應在十六年然史與譜皆言十七年蓋國步艱難至是始遣

廢墜已多已當明之興也第佐命功以徐常爲最顧武寧子孫魏國定國分居南北京勛爵爛然而開平子侯卽坐黨獲罪其嗣遷徙萬里外蓋歷三世經百餘年始得一復其爵論者謂兩家盛衰微特恩澤懸殊其子孫之賢或亦有不及焉及其亡也武寧之子孫或迎降或降爲皂隸敗辱已甚獨蒼谷以勛裔世秩能慷慨立朝抗疏論大憝旣知事不可爲則挂冠偕隱至薙髮託於緇流以歿嗚呼古今藎臣烈士豈視其家恩澤之盛衰哉又以知其子孫之才不才苟非艱貞危難固無由覘之也元韜爲名將後不誇其先世旂常竹帛之盛而懃懃於灌園之一叟爲之補圖徵詩欲以廣其意焉亦賢矣哉

書課曾圖

女士以經口授人自伏勝女始至施諸圖畫曹大家授馬融漢書句讀韋逞母朱氏授弟子周官音義當典午以前婦學未廢如此其盛也厥後士大夫家內外之辨愈嚴閨闈之賢而文者遂自以其世學授於家胡文學謙爲予言少孤受書於母氏今年且七十教其孫舉於鄉又教其曾孫矣謀所以娛其親者爲之圖曰課曾見母氏之賢且勞也今稱孤寒士多賴母教母慈其教必遲久而後能入而其效則倍於嚴父自教其子以及其孫曾蓋無不然范喬受遺硯於其祖喬視硯初無所觸其祖母爲言之始流涕感激奮於學抑可證也且夫孩提之童知有飲食而已矣然其父哺之終不如其母

哺之之甘者狃於貫也今母之賢日以經籍哺其子若孫以  
及其曾孫使笑啼襁抱之日已視讀書如食飲之常有不厭  
飫而鼓舞者幾希矣大田之詩疏云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  
窮皆得稱曾孫由斯言之母之年壽正未有艾曾孫之受經  
於母者亦與爲無窮也書其後以復於文學卽以爲母壽也

書陸節母貞珉錄後

哀不足而禮有餘者滴於內也敬不足而禮有餘者汨於虛也孟子言王道之成養生送死而無憾有憾不可謂哀敬不哀敬不可謂禮禮豈求有餘乎予觀陸節母於恭城君之喪可風也矣先是恭城君嘗記名知府又其長子繼夔擢知州或謂宜殮以封之所應得與其秩之所可至節母曰否吾夫子之所未安者非敬也吾諸子之未安者非哀也遂以其官殮嗚呼自禮教衰弛士大夫於其尊親皇皇然懼無以自致故於變故疑似之際援引牽附求伸其情甚至論議蠡起門戶水火彼其人皆名師耆儒於喪祭之難如此節母乃一言而生與死者兩無有憾豈獨非流俗可惑哉抑賢士大夫所

滋媿者矣他日遺命勿殮正寢猶夫居恭城之喪也其孤繼輅以文學名於世所交皆海內賢豪長者所爲家傳銘狀無不備其文皆足以傳繼輅顧蹙然語揆曰吾母之言行賴鄉先生與吾友誌之無所遺亦無所溢幸已雖然吾母自年十五來歸七十五歲而歿中更多故黽勉搢拄憔悴疾苦於六十年者有文章所能傳與不能傳其能傳者旣傳之矣所不能傳者雖繼輅亦不能言之也嗚呼繼輅所不能言者亦節母所不欲言也蓋繼輅所以事節母猶節母所以事恭城也何憾也節母閩縣人姓林氏恭城君諱廣秉陽湖人以翰林院庶吉士改知縣



跋街南文集

文之見道者其辭溫然如不克其氣充然如唯恐其溢彼才者則否鼓盪橐籥噓噏靈物挾其才以役夫氣若甚恐其氣之不足舉其辭也夫道與才之見諸言皆氣爲之載也然而有虛有實街南之文其初亦宏覽博辨自信而善斷其論古察幽隱析毫芒造物者且畏其逼焉久乃講學明道不求工於文而文愈精實如正王序葬惑辨廣從祀議皆嚴正非苟作者新城王司寇謂其文出寧都魏叔子右固以其道勝邪曩予令懷遠會河決睢口由渦入淮田廬皆成巨浸勘災坐小舟行畦町間小有風卽波浪震疊傾反不已然探其水不過三尺比渡渦河河水深不測其底初意河之洶怒當十倍

僕從皆惶惑而烟漪渺然風則與町畦間等訊之操舟者亦不能言其所以予惑焉寢食思之久乃躍然曰吾知所以爲見道之文矣夫渦河與平野之水同是睢口之決水也乃或震盪或否又非其風之有異也蓋能受與不能受之別耳水深則所受者厚厚則氣充氣充則安定沉息而不可撼苟非迅雷疾風莫得而助其瀾焉彼畦町汎濫不知所歸中無主則易驚望之淵渟礪硯一二日而已澁涸無佗能受則氣實不能受則氣虛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街南之文爲有本已未可爲非學道有得者也

書鄧完白謁余忠宣墓詩刻

始予至皖已不及見完白翁見其書於左仲甫先生所謂其用意與筆在皇休明陶隱居間心愛好之顧求其遺墨不可得嘉慶己卯訪同年武進李申耆於敬敷講院出所鉤摹本幾數十冊乃知予向者愛好之未篤也申耆刻其謁忠宣墓詩揭諸祠壁磅礴兀莽之氣藉忠節以發之申耆爲此豈獨以文翰哉

書梅東渚小像後

石梅東渚先生小像一卷有吳街南贊及佗題辭甚夥宛陵  
人才之盛其上者講明理學次則爲詩古文詞旁及天文歷  
算鉤微挾輿可以糾泰西之失尤爲驚世駭俗夫人而知之  
知宛陵之有理學已甚矣嘉慶二十年予來宰宣城詣郡書  
院見所奉粟主崇陽明而祧紫陽蓋自太守羅公汝芳始也  
至吳街南先生公肅著正王論而姚江傳習錄稍屈學者之  
風一變東渚先生與街南同爲誠明講會者邑乘稱其倡明  
正學不佞浮屠蓋卓然自立者已王司寇士稷嘗謂魏叔子  
地獄論非儒者之言街南文集當出其右司寇未識東渚其  
許街南如此東渚抑可知也東渚以孝行稱棄博士弟子業

孳孳於善歲災祲凡有益於人者無不爲其於講學身體力行非徒以語言文字墮入禪窟者可比予方求街南文集不能得見東渚小像亦可以髣髴得街南焉時予方以憂去官寄居開元水閣之側寒冬霜雪蟄處蕭然伸絃展對意致高蹇隱君子也亟書其後以識尙友

讀焦氏易林

先計其所畏而挾其所長以勝之此智之可及者也挾其所  
畏以求勝於彼而被遂舍所畏以專於其所不畏此非智之  
可及也象畏蚘蚘畏螭蛆犬羊豕畏虎其大校也有牧於野  
者虎暴求虎所畏莫若獬豸曰以獬與所牧俱日暮往則獬自  
若而羊且盡易林曰虎飢欲食見獬而伏又曰虎怒捕羊獬  
不能攘嗚呼今之獬又豈少哉

讀陰符

生殺人也天地無心者也使天地有心何以其所愛之者恒死其所不愛之者恒生飲食男女狗馬漁獵博塞皆以娛其生也寒暑疾癘災眚劫奪水火兵革皆以脅其死也然而死於寒暑疾癘災眚劫奪水火兵革者每不如飲食男女狗馬漁獵博塞者之多何也知其死而後生之道得焉故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又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且夫天地之道一順一逆而已矣五緯序九軌正化育流行淳峙靜謐夫人而安之泊乎淩犯飛伏崩溢震陷極危盡變智者憂焉然後仰觀俯察明乎陰陽變化之故休咎生旺之理成敗攻取之端所謂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者可得言焉吾故曰其順易

知其逆難知也鳥之搏霄也與風逆也魚之溯流也與水逆也故順者勢逆者機勢近理機近賊故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又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繫辭曰知幾其神乎誠明曰神機變曰賊肆言之曰盜夫立仁義扶禮教逗言濶行則盜跖不如夷齊若乃呼吸俄頃眩瞽百變鬼神之所不及知瞽瞍之所不及告飛走之所不及逐影響之所不及傳微哉機乎人知其賊而賊不知其賊所以賊也人知其盜而盜不知其盜所以盜也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夫神契乎機者也氣攝乎機者也目運乎機者也心合乎機者也故曰其機在目又曰擒之制在氣氣靜而機動也以靜知動以陰知陽天地自然之道也然則機可息乎



物之有形者有息其無形者無息也譬如鑒之銜虛水之涵空物來而覺之其有形也物未來而覺之性常存其無形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曰君有疾在腠理齊桓公與管仲欲伐莒謀未發而東郭牙知之其有形而無形者乎陰符兵機也或托諸黃帝黃帝戰且學仙者也戰則近死而蘄至於不死仙則本有死而冀不死夫使人人死則天地之道敝矣夫人人不死天地之道亦敝矣吾故謂聖人之用順而黃老之用逆也嗟乎善學之或至於孫吳不善學之蓋不止於爲儀秦也已

讀黃庭經內外篇

治心儒者之學也而浮屠老氏之徒亦如之然則有以異乎  
儒者爲學自治心始釋老之徒以治心終此其所以異也儒  
者欲以其學致用於天下苟非本乎誠正雖緣飾萬端率以  
欺世盜名卒至於敗此治亂之機君子小人之不可淆也故  
曰自治心始也釋道之流知有性命而不肯順性安命遺形  
蛻俗自外民物然亦納氣凝神以爲受授蘄至死生而長生  
夫不有其生何有於世故曰以治心終也且儒者之治心以  
勞而釋道之治心以佚鈴轄寸衷總制萬有可不謂勞乎寂  
然無朕枯木死灰可不謂佚乎勞之病絕塵軼景浩乎無蹤  
而或恐罔其故武佚之病構虛匿空四顧無著則滉漾宕往

入於譎幻而不自知有以黃庭內外篇寄劉合肥者要而讀之其道教人以調氣養精而其用專乎存神其說以一人之身自命門丹田三關府藏以及皮骨毛髮之細莫不有神存想其神精思熟識遂獲至道神有形有色有姓氏有名字居處宮室有衣帔玉女侍從莊嚴陸離如象設圖畫凡周其身摩頂至踵神不可以數計吾安得起所託之梁邱務成者而問之邪神者不可以議擬淺夫喻之矣況若是其擾擾乎無佗學者以勞治佚之一術而已矣牧人子與其鄰之子其適於野羣羊千百頭寢訛阿池或聚或奔牧人子惟恐亡其羊心與羊一未之或岐鄰之子本無羊騰嘯巖谷徘徊原澤形聲所招羣越赴之日暮將歸而鄰之子蓋不知所往黃庭之

所謂神非夫牧人子之羊乎款冬杜門一日三復謂其誠然  
而吾不信謂其未然何以其言至今存也得其說以解之或  
可告士大夫之讀是篇者

書浮香樓畫卷

往讀家查浦太史與高介石先生卜鄰西谿倡和詩齒宿語  
新地偏心遠六如之偈妙香西來四照之花橫枝南渡日暮  
無人歲晏華子蓋悄然有止足歸心之志焉嗟乎使當日爽  
塏可卜息壤在彼演許邁之筮子學神仙喻蒙莊之言身在  
江海方且與介石先生沉寘歌嘯於浮香之樓妻子無猜雞  
犬亦熟或不至烏臺詩案遠爲嶺海之行馬角刀鐃徒雪塞  
垣之涕未可知也百年往矣二老云遙山中猿鶴尙認鬚眉  
卷裏蟲魚亦生孫子清溪罨畫檀橋之屋瓦多飛輞水淪漣  
鹿柴之巢痕已換吾友惺泉介石先生元孫也古意何多空  
山獨往西溪漁隱自署頭銜南濠書燈還思手澤前圖之作

紀雅游焉述祖德焉高房山士夫之畫文待詔神樓之圖張  
南周北青連巷尾之莎盧後王前香沁花前之句靈運所言  
清塵誰嗣茂先有云貽我高矩願與犀泉共勉之爾

書歐陽文忠公帝王世系圖後序後

堯舜世系不同出軒轅故孔孟從未及之若堯女爲舜曾祖姑是人紀之大防二帝旣黷冒之而尙書且以爲美辭孟子又樂道九男二女館甥貳室以爲王公尊賢之證聖賢立言果如是其傾乎夫尙書論語孟子經也經之言可以正史之失若經之所不言而欲以史之摭採雜糅者補經之所未及固無有矣庸有之必其不大刺謬者也夫經之所不言其所毋庸言者也晉獻魯昭之爲鄉曲自好之士耻言之而謂堯舜爲之邪帝王世次見於大戴禮者史遷五帝本紀與之同蓋所采緯書也鄭康成於祭法獨据春秋命厯序蓋以緯書駁緯書也此亦一緯書彼亦一緯書於何決之決之於倫理

而已矣由世系圖之說則堯與舜爲九族由命厯序之說則自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帝嚳傳十世其厯年之久或二千五百餘歲或五百歲或三百五十歲或四百歲則舜與堯不知誰何之路人已耳路人之於九族相去何啻倍蓰而必伸此而黜彼者蓋堯舜之可尊信亦甚矣孔孟尊信堯舜者也鄭氏尊信孔孟者也凡孔孟所不言鄭氏不欲妄述其言以誤後世則說經之大旨也故鄭氏於禘郊祖宗謂古者此四祭配用有德明知世系之不可通故爲之說以祛天下之疑其於經可不謂勤與抑又有可證者御覽引河圖真紀鉤曰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有二君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封禪泰山史記



封禪書本諸管子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皆嘗封禪矣果易姓  
而起與抑子孫相及與世代遼邈傳習舛繆而不自知其大  
誣聖人也可慨也夫

# 讀國語

國語記言之體也所記上自穆王下迄魯悼明與春秋傳不同蓋左氏非得列國載籍無由因經作傳及內傳既成遂卽所存列國之史其言有典則可昭法誠者別而錄之曰國語者明各國之史記而未嘗有所增損亦與內傳不同也不然同述一時一人之言內外傳繁簡各異而竝存之究孰優孰劣耶抑於此可以覘列國之文獻盛衰也晉乘最著董狐而外良史必有家法楚則左史倚相之倫淹通墳典二國之史卽不能如魯史記要亦詳愼賅備燦然可觀故采錄獨多鄭則人文頗盛子產博物尤爲列國名卿所未及而內傳所錄旣多此遂從略今所存鄭語惟周史對桓公之詞似爲春秋

之鄭張本其實亦周語非鄭語也齊語專采管子間有字句  
偶異或傳寫不同於此尤足爲仍各國載籍原文之一証秦  
宋衛皆大國而采錄不及者秦誓一篇已經孔子誦正入書  
此外未聞有良史如晉楚之盛文章言語可取者豈朱則文  
獻不足孔子已歎之衛有史魚蘧瑗諸人亮節高風當時豈  
無所建白乃遭逢衰亂竟不得與魯之臧僖伯展禽同被著  
錄蓋必其後世史失其官爲可悲也若其敘述吳越尤爲詳  
贍記言而兼記事所以補內傳之未備則體例稍變吳之季  
札爲一時聞人流風所被其國之彬彬已可概見所爲史記  
必有可觀而越之范蠡文種所以佐其君成伯業者經濟規  
畫亦亞於管子故所載用兵決勝當必自有載記而左氏得

而取之噫吾讀國語而知文獻之繫於其國者益重矣

書左傳補注敘後

桐城姚姬傳先生左傳補注序以左氏之書敘魏事爲曾申  
吳起等所附益如魏絳甫佐新軍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  
與絳季札觀樂至魏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造飾以媚魏君  
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纂位後之語非季札時所宜有予未  
見先生補注於序之所言有未能無疑者魏絳之賞以和戎  
不以平鄭左傳鄭人賂晉以歌鐘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  
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夏又曰微子寡人無以待  
戎不能濟河若以左氏之言爲實則和戎之功固非諸大夫  
所得攘不可以其位疑之謂左氏之言失其實皆吳起輩所  
附益舉累簡數百言而盡疑之則其所造飾者亦太夥矣且

魏絳雖在七人下而猶得爲大夫則固可有樂矣悼公之賜固以矜異之而不謂所不應有也杜預注引周禮大夫判縣喪大記疾病君大夫徹縣以證大夫得有鐘磬之樂周禮小胥注鐘一堵磬一堵爲之肆諸侯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鄭司農并引春秋傳歌鐘二肆以半賜魏絳爲合於半縣之禮先儒固未嘗以魏絳有鐘磬之樂爲僭濫也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請觀樂爲之歌魏曰美哉泱泱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鄭元謂周平桓之世魏君儉嗇且褊急不務德施杜預謂季札惜其國小無明君與鄭元說合不謂其與之也明主見於趙策然亦未足爲造飾之證按爾雅釋詁無以主訓君之文而尙書仲虺之誥惟天生民有欲無

主乃亂孔傳謂君主此主字之始又書元首明哉又厥后惟明明又惟明明后此明主所本也於管子形勢解明法解等篇凡十餘見似未可爲三晉以後始有此稱且古大夫有稱主之義三晉之僭亂初不在此也爾雅尸職主也尸案也案寮官也鄭司農曰主謂公卿大夫國語卒俞曰三世任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韋昭注大夫稱主然則三晉之稱主本無異於大夫至其後自請列於諸侯而其臣之稱明主亦與賢君等耳非創爲名號有時代之殊亦明矣夫明主之稱旣非特異季札之於魏風又無溢美而魏風又無與魏氏而必據此以爲吳起所附益其信然與按春秋之季晉卿稱主者屢矣國語史黯壯馳茲左傳醫和輩稱主者甚夥亦不始於三

晉分裂時蓋魯史官據赴告之文而邱明爲之傳則必訪求列國紀載如晉乘楚檣杙則尤爲表著者因以攷覈其實而或仍其文之舊故主之稱已著於春秋內外傳獨罕於是知邱明固不能無取資於其所自有之史而必謂其敘魏事多竄入不足信如序所云固未敢同其說惜不得補注一讀而深攷之以釋此疑也